山窮水盡疑無路

——評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

袁則難

無可否認，安部公房在「砂丘之女」中給我們安排好一個超現實主義的「困境」——一個終年受風砂侵襲的村落，一個無路可通的砂洞，一個被囚的男人，於是衝突發生，故事展開，進而探討現代人生活的困境，身分之喪失等問題。

一個「狩獵」昆蟲標本的教師在陌生的環境下忽然成爲被獵取的對象，被騙進一個暗無天日的砂洞裏，唯一生存的理由濃縮成防止木屋的倒塌，日常的生活就只是剷那永遠剷不完的砂和間中與一個陌生女子做愛。

那是個沒有希望的砂的世界，帶有腐蝕性的砂充滿着每個角落，構成一個龐大而恐怖的意象，比任何猛獸還可怕。它既是砂洞周圍具體化了監獄似的壓力，也是不停侵襲着人性的威脅。它那永不歇止的毀滅性的埋掩，主角永不停歇的賽河原式扒砂舉動恰好與西西弗斯（Sisyphus）的神話殊途同歸，是人類無可奈何的懲罰。

在恆久風砂的侵蝕下，村落裏的人野獸般活着，完全失却人性（dehumanized）。野獸的象徵在書內起着十分明顯的重要作用，安部公房藉着昆蟲教師敍事觀點的巧妙掩護之下，作了非常精心的刻劃，讓我們看看在他眼中的砂丘之女是副怎樣的形象：

「女人四脚地爬過去」（頁三十七）

「女的忽然扭了扭身子，就跑起來…這簡直就是班蝥的作風。」（四十五頁）

「那背影，看來就好似一隻小蟲子」（頁六十六）

所有例子全是對野獸的描繪，其他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那可憐茬弱的砂丘之女，爲了生存不得不徹底滅絕人性，變得硬朗，沈默，但却令人驚心動魄。

可是男主角在進入砂洞以前則是有人性的，他起初對砂洞的「非人道」設備大表不滿，但隨着小說的發展，他的人性慢慢地受到那無孔不入的風砂侵蝕，也逐步喪失，他屢次逃走不遂後，對事物的看法便開始改變：

「無意間一看，門框的輪廓，成了無色的微微的線條，在那兒浮現出來。是月，是宛如薄翅蜉蝣的翅膀一樣的，淡淡的微光的碎片。漸漸地看慣了，整個砂的碗缽底部，有若油膩的嫩芽的表面，帶上一層綺麗的潤光……」（頁一一三）

開始對砂洞環境習慣，覺得形勢好轉（綺麗的潤光）及主觀的獸性的形容詞（蜉蝣的翅膀一樣），正是他獸性化趨向的開始。但最重要的當然是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如把女人捆縛，如爲了要使逃走順利、男人假裝出來的熱情陷阱等；而當他逃走誤觸浮砂的時候，在面臨死亡的極度恐懼當中，他的人性完全崩潰，只「張開大咀，野獸般地嘶叫」。

「夢、絕望、恥辱，還有矜持，一股腦兒埋進砂裏…也不再感到什麼。如果是命令，脫下褲子，在衆人面前大便，他也會順從的吧。」（一八二頁）

而更甚者，稍後爲了贏取村民的信任，讓他能到砂洞外散步，男人不惜在衆人面前强迫女人做愛，到

註　這裏的頁數是根據「純文學」出版社鍾肇政先生譯的「砂丘之女」的第一版本頁數。

此地步，他的人格已是「禽獸」不如。諷刺的是，女人這時却堅拒他的暴行。而後來當他被村民從浮砂裏救起來並被吊回砂洞時，一直是麻木，野獸似的女人却哭了，並且安慰他起來！

而在砂洞中是沒有身分的，那裏沒有時間的觀念，唯一的限制是要在砂把木屋壓倒前剷掉積砂以便繼續生存，砂洞內生活的條件被降到最低點：香煙和水要按時配給，爲了避免擦傷皮膚只好裸體入睡，除了做愛之外，其他勞動一視同仁，不分性別。最後書末男人被家庭裁判所判爲長期失踪達七年以上，在戶口登記上除藉，至此，他的身分完全喪失。

他們同時是迷失的一代，男人不斷認爲外面應有更好的存在理由，但他一逃離砂洞後便馬上在村子附近迷失了，險些葬身浮砂之內。而女的處境則稍有不同，她是認了命，與困境本身產生了一種「微妙而危險的均衡」，她對外間世界的看法只是：

「可是，出去了，也沒有什麼事情。」

（頁八十四）

她認爲村民一直待她很好，也認爲如果不是那些砂，就再也不會有人對她注意了。然而她整個的生命就只局限於與砂的搏鬪和性慾間，她滿足於廉價的收音機與感情，是一隻把頭埋進砂堆的失落的駝鳥。

此外，隔絕感，自由觀念的衝突，兩者在書中也非常明顯，後者更是構成男人與村民（及女人）發生衝突的主要因素，至此，「砂丘之女」一書存在主義的格局已完全成立。

另一方面，「砂丘之女」也是日本的縮影。戰後日本的癱瘓、貧乏、荒涼、問題之多不下於書中的村落。日本政府用盡一切辦法使它迅速恢復過來，甚至是不擇手段。他們拼命吸收西方的文化，於是西方的技術及各種主義被輸入、抄襲，改頭換面然後再輸出，成爲價廉物美的日本產品，短短十數年間，日本又再度富强起來。

可是與好的東西同時被輸入和吸收的則是西方不良的影響，而太急進的改良也形成了種種畸形現象，同一期間日本的人口迅速地增加，過了一段時期，日本的民族、經濟和文化都處於一種由各種不同的壓力拉張而成的「微妙而危險的均衡」中，如其中任何一

種壓力忽然消失，整個制度便會崩潰下來。

雖然日本人都各自有個人的問題，但在國家的立場上他們是團結的，正如書中那個村民說：「我們這兒，大家都有愛鄉精神…」。而稍後又道：「我們的村子，能够維持下去，就是靠我們拼命扒砂。」

就是基於這種「愛鄉精神」，日本人都團結起來挽救這個患難的村落，他們不顧一切，不惜任何代價爭取村落的存在。正如村民執拗地要達到他們的瘋狂目的，不顧道義的騙男人下砂穴以便助那在苦苦支撐的女人一臂之力。如果看過安部公房自己從小說改編的電影，這種人性喪失的觀念就愈發明顯了。電影裏安部公房巧妙的從村民的纏頭白布開始，由村民在洞口圍觀男主角向女人施暴那場裏，用一連串鏡頭，將村民頭上的白布溶變成一張張面具，夾雜着他們野獸般的叫聲，而在蛻變的過程中又不時插進一張痛苦的面孔。

人性喪失的過程當然是痛苦的，但却是日本民族不可避免的命運。就算是那個對男教師一向千依百順的砂丘之女，也要扮演這樣的角色，她千方百計想要男人留下，肉誘、生子，使他們的社會繼續下去。而當男人反對她賣砂的提議，認爲那些鹽份多的砂如用在建築上日後會造成災害時，她馬上變色，露出凌厲的反應：

陡地，女人露出責備似的眼光，阻斷了他。那眼光定定地停在他的胸膛上，一改以往被動的態度冷冷地說：

「那有什麼要緊，人家的事兒，管他幹嗎？」男的楞住了。這，簡直就好像忽然給換了一張臉皮一般呵。看來，這就是藉女人面孔裸露出來的這個村子的面貌。

這也是日本的面貌！日本人爲了挽救日本而遭受到種種壓力，使他們如箭在弦，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便會獸性大發，尤其是當他們處身於陌生的環境中。因陌生的環境（一種壓力的消失）使他們「微妙而危險的均衡」失却平衡，他們的獸性就一發不可收拾。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男主角一旦發覺自己要在那幾乎不見天日的砂洞裏過活的一連串暴行，也不難理解爲什麼近日日本汽油一缺便整個經濟又面臨崩潰的危

機，爲什麼日本馬上向阿拉伯投降，不理其他國家的死活，爲什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國內彬彬有禮的日本人在國外變得那麼兇殘成性。

三島由紀夫也是寫這種題材的高手（雖然他的風格與結論都與安部大不相同），所以最能洞察這點，他說：「砂丘之女對日本的現實給予了風土底恐怖……那不是地上某個地方的異國故事，而是實實在在的我們所生活於斯的日本故事。」

日本的新一代屢屢對他們執政者的行政不滿，他們不明瞭整個局勢的眞相，却拼命要擺脫舊巢穴，他們爲自己的逃避作出種種辯護提出種種天眞的想法，如書中男人提議利用砂地發展成遊覽區，而飽歷滄桑有經驗的村民回答道：「觀光地，還是要有溫泉才妥當的……而且，搞觀光的全都是生意人和外來的人……」

弦外之意，每個地方或國家都有它自己的限制，空談無益，要有實際的本錢才可以進行有利的買賣，而且解決問題，還需自己動手才行，老靠外人，還是被人家佔便宜的機會居多。

究竟什麼才是脚踏實地的現實方法呢？日本的現實是那樣令人失望，「充滿陽光的夏天，不外都是些小說或電影裏的故事。現實裏的，却是以火藥氣味濃重的政治新聞報導爲墊子，躺在那兒的卑微的小市民們的禮拜天……人人都明知的，祇因不願意讓自己成了一個上了大當的傻瓜，所以才在那灰色的畫板上，勤奮地塗抹上幻想的祭禮的色彩……」。

（頁九十二）

這樣的現實沒法不使日本新的一代產生懷疑，這種拘泥於古舊的作風，好比是只買單程票的搭客，是個可悲的景象，誰願意做那意識逐漸矇矓的衞兵，獨自像荒野裏枯樹般地站着，死守着一個幻影的殘堡!?

安部公房在此十分客觀的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日本的動盪社會，各方面的看法都提供了出來，整篇小說都控制在一種患得患失，無所適從的語調下，同時也充滿着痛苦與飽受煎熬的感覺。

於是我們隨着那個男人掙扎，奮鬪，衝出那個可怕的砂洞。可是逃出砂洞後的光景却仍然是一個充滿霧靄的世界，一樣的使人不辨方向，也並不比洞裏的

世界現實。不過從一個不現實的世界衝進另一個不現實的世界。依舊是徬徨與無助，幻夢破滅時，人也陷進浮砂裏去了。而這時使那個背棄了村落的男人免遭滅頂之禍的，却正好是那羣被認爲是愚蠢、麻木，活在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裏的村民們！

這個拿着單程票走了這許多路的男人，在此之後開始嘗試着接受砂洞裏的命運，慢慢的從那個砂丘之女及村民那裏對他身處的「現實」重新再認和了解，體內澎湃着的人性逐步退滅，雖然偶爾還有反抗，如屋後設下用來捕捉烏鴉的「希望」陷阱（好一個烏鴉象徵黑色希望的運用），但反抗是愈來愈微了。他接受週圍環境的過程，在電影裏非常明顯，男人初到砂洞時，是穿着拖鞋的，而女的却沒有。（日本人在家裏是不穿鞋子的），但到了後來，連男人也沒有穿拖鞋了，這表示他接受了砂洞的世界，把它當成家的一部分。

當然心靈上不時仍意圖反抗：

「突地，黎明的色彩的悲哀，猛地衝上來……互相舔創傷也不錯的。然而，永遠也不會好的創傷，那樣永遠地互舔，最後舌頭不會磨滅掉嗎？）（頁一八六）

「招着晃着的……想逃，可是附在樹幹上，逃不了，只能招着，晃着，掙扎的葉兒……」（頁二〇〇）

是逃不了的，安部公房是一片葉兒，附在日本文化的枝幹上，怎樣也不忍捨却患難的日本而去，而最後男人發覺他的「希望」陷阱捕不到烏鴉却由於毛細管現象貯到一泓清水時，他的喜悅可想而知。那才是他眞正的新「希望」！

書末，男人決定留了下來，決定却並不是如最後那段失踪告示來得那麼突然，我們一直在跟踪着他那漫長痛苦的掙扎過程，看着他得到新的啓示和希望，與週遭構成一種新的平衡，抵消了以前的焦灼和不耐，與其說是突然，不如說決定像告示般毫無痛楚。

我們當然不可以忽略了那個充滿象徵意味的人物「梅維斯之環」，他每每在男人最徬徨的時候出現。所謂「梅維斯之環」（Möbius Circle），就是把

一條紙帶，扭了一次，貼上兩端而成的紙環，也就是沒有表裏的空間，只有一條邊，而且是沒有完結點的。

這位「梅維斯之環」對目前以人生爲有根據的教育方式，很感疑問，他認爲他們把沒有的想成有的，認爲砂雖是固體，但仍有着很多流體力學的性質。也就是說，如果可以看破這一點，砂洞的囚困便可有可無的，要看你從那種觀點來看，所謂困境，其實不過是一個梅維斯之環，是一種沒有表裏的空間！

與此同時，「梅維斯之環」只有一條邊，而且是沒有完結點的，那麼所謂單程與來回的路票其實也是同一條路票，並無分別，此中情形，只有拿着來回路票的人才可以了解，所以男人最後在有自由進出砂洞時才頓悟這點，毅然留了下來。

男人最後發現了水源，有了新希望，而他要把這項發現告訴村民的決定則又是人性的再認，在「砂丘之女」中，安部公房認爲日本民族無論處於何等困境，都應與環境溶和而生活下去，更需重新認識及維持人性，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獲得救贖。

而更值得欣賞的是，安部並不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樂觀主義者，書末女人的難產及異常神秘莫測由西往東飛去的白色巨型鳥，都暗示着不可避免的問題與危機的存在，日本的局勢是如此，生命亦是如此，這都是我們必須接受的可能性。

在此安部公房才華橫溢的向我們展視着一個多姿多采的文學「梅維斯之環」。他對生命，人性及日本民族都下了非常複雜的註解，它們都像一個「梅維斯之環」般連結着，不能那樣輕易地分析，究竟此書的主題是屢戰屢敗還是屢敗屢戰，是讚揚還是諷刺日本的民族，個中的微妙分別，眞是見仁見智。正如安部自己在書內說：「是譏刺，不過同時也多少含有一點稱讚的意思。不論是在好的意思上，或壞的意思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梅維斯之環』，但至少在那好的一面，是頗值得人敬重的！」

（有關「砂丘之女」的文字風格，請參閱純文學叢書鍾肇政先生譯文，鍾先生譯筆洗鍊圓熟，把安部公房文字特有的風格都譯出來了，又書前面鍾先生的介紹對此亦有非常詳盡的解說，在此不再贅述。）